

旗聲

林疑今著



現代書局印行

1932

我贈給喜年會圖書館



FUDAN

JPZ0000064290E 復旦圖書館

—

秋雨霏霏的一天薄暮。

一羣逃難的，襤褸的難民人，在美麗的銀街上急急地走着。走在年輕妻子的前面，背上負着三個破污的藍包袱的柳興，被大都市陰陰的小風雨吹拂着。他那粗大曬黑的面孔露出驚惶惶的神情，輒輒不安地回頭望望親人們。

髮黑眼靈的妻子同樣地背着兩個沉重的包袱，圓圓的白面孔上戴着一個農婦式挽髮髻，在極驚惶中還保持着她那端莊的風度。挨着她的身邊，

約有五六歲光景，一根小食指還斜斜地咬在嘴唇裏的九斤兒，睜着黑溜溜的大眼睛從擁擠人羣中的磚墻下偷望街上奇特的車子，玻璃窗裏的玩具，和紅紅綠綠的廣告牌。挨在小孩子旁邊，瘦黃個，常常咳嗽，兩手提着兩隻大竹籃的老祖父，下氣接不住上氣地在人羣中小心翼翼地假擠進前，他常常歪着頭眯着灰迷的鼠眼呆望着銀街兩旁聳入雲的大建築，和光滑玻璃窗裏許多他從來未見過的貨物。

街上的行人異常地擁擠。汽車，馬車，電車，紅色的救火車，豪豪的高跟鞋，小販沙聲的喊賣，釘着馬口鐵的兵靴，警察的警笛，車夫的咒罵，栗子攆夾着鼻音的留聲機，等等嘈雜的聲音都使這些恐懼的逃難者更驚惶失措。

他們的周圍有許多男女急忙忙地走着，常常睜着一種在動物園看野獸的眼睛，或是一種上流人極悠閒，極“文明”的態度來欣賞這些服裝襪襪

怪特的鄉下客。

這些可憐的逃難者剛從北漲水的家鄉逃了出來，恰巧又是在這充滿着快樂的希望의 秋收的時期，稻熟麥酒香，魚蝦滿江鄉，打麥場美麗的黃昏，拂曉田裏的趕工，柳陰兒女喁喁的夜話，六月雨後湖上的採蓮，都給他們有很甜蜜，很傷心的記憶。

在一夜裏，一個溫暖穩靜的秋夜，他們那一村附近的河堤突然天裂地陷地轟響，這一聲多麼殘忍，多麼悲慘呀！這一聲已將四千餘人的幸福完全毀滅了！在他們驚惶的失措中，河堤的毀裂似乎是一樁難解的事。兩三年來的政府不是日趕着夜拉去，徵稅修築嗎？周家的萬福嫂嫂不是因為不肯納稅而被逮捕嗎？跛脚阿二不是因為修築河堤而跌下水嗎？那個……

但是在洪水淹沒的驚惶中，誰還有空可以等這些問題의 回答呢？他們拋棄家鄉逃走了，他們拋

棄了那間古舊，白屋頂的房子，拋棄了那個美麗的小鄉村，他們拋棄了故鄉與一切，他們極傷心，好幾次傷心得哭了出來，但是像瀑布一樣洶湧的眼淚並不能洗盡命運的殘酷。

我們往何處去呢？他們逃難的頭幾天，這個問題日夜咬嚼他們亂紛紛的心。並且晚秋的風，漸漸尖利起來，饑餓與寒凍像夜半惡魔可怕的陰影突然罩住了他們，他們拚命掙扎着，奮鬥着。

——爲什麼你們不到上海去呢？

淩陵路上偶然碰見一個老年的同鄉，他慇懃地這樣對他們說。

——上海？

柳興半驚半喜反覆地念着這個很常聽見的地名。經過那位同鄉半點多鐘誠意的勸告以後，他們才冒險地決定到那個工薪極高的上海去。

這羣疲倦的，可憐的“新客”慢慢地走完了這條罩着溼濕的夜霧美麗的長街，跨過幾條可怕，塞

滿着車馬的橫街以後，好容易才彎進處處都有吐着濃黑的烟流，高聳入雲的烟囱的工業路。挨在柳興身邊的引路者爛頭王二用着一種粗笨的手勢，夾着尖酸的鼻音，很自傲地解釋給這些嚇呆的新客聽：

——七十二支烟囱的烟天殺的日趕着夜，沒一時歇！

接着自己大笑一頓，笑得那些新客太不好意思亦附和地笑了起來。

這雨已停了，隔好幾條街電車的隆隆和叮叮每每大響起來，漸漸曳遠，再低微下去。天空陰暗，都是些打結的灰雲，工業路兩邊大建築的輪廓很鮮明地在陰暗的空中劃出。常常有一兩支放着病色的黃光的街燈在路彎上伸出昏迷的頭來。他們一聲不響地沉默地走着，只除了老祖父長七公公一兩聲尖利的咳嗽。

路邊的工廠都是些極高的單調的磚屋，整大

列密密相連接。處處都有一種強烈的，使人頭暈的氣味。路是用石頭鋪的，凸凹不平，黑暗中常常有些看不見的小水窟。每間工廠的大門前都有兩三個纏着紅色或是別種顏色的頭巾的黑漢子，幾乎個個都有鬚曲的長鬚鬚，各人的臂上都吊着一支殺氣沉沉的槍，裝好着白利利的槍尾刀。他們的衣服，靴子，和種種的行動都給這些新客異常地驚奇。

——媽媽，那是什麼？

嘴裏還咬着指頭，兩只小腳急忙忙地趕着大人的脚步的九斤驚奇地問。

—— 噤——

媽媽用一種北方婦人端莊的儀態在九斤的手拐上捻了一下。

——西天的菩薩爺啦。

爛頭王二將已經流到唇上鼻涕一摔，自以為很滑稽地回過頭來對小孩子說。

九斤將啣在嘴裏的食指拉出來，睜圓着黑溜的兩眼更切心地望着那些到現在他還不明白的怪物。

他們的身邊常常有負載很重，粗笨的貨車隆隆地開過。沒蓋的垃圾桶裏的紙條和煤灰被日暮的冷風吹起來在街路上旋轉着。落日稀微的餘暉映亮了工廠圓圓直立的烟囱，和蓋着煤灰的屋頂，使單調的灰色的工廠變成古代的金城一樣。工廠的牆壁上每每有用粉筆塗畫的，大頭小身奇形怪狀的人，和許多寫得很笨拙的字：

我們的罷工必須堅持到底！

我們不是機器，我們是人！

打倒資本家與新興軍閥！

收回租界！

時代的輪子急速地旋轉着，年與月日日被暴風雨所侵蝕，但是這些字，這些染滿着幾世紀被壓

迫的勞働者的鮮血的字，這些代表全上海十餘萬困苦，被虐待的勞働者憤怒的喊聲的字，雖則暴風雨像湧洶的海潮狂吹狂打，這些字永遠不會消滅，不會消滅。

這些跋涉，辛苦的逃難者所加入的就是這樣地一個階級，一個被壓迫，被侮辱，被輕視，的階級；在這個階級裏只有貧困和奮鬥，正像無罪的犯人的被陷害，已經帶到絞殺場了。

夜的陰影漸漸地將街前街後濃住。風極尖利地吹着。

引路者爛頭王二抓抓生着幾根黃毛的頭，屁股一搖突然扭進一條泥濘的小巷。前面極黑暗，幸虧工業路漏進一點光亮。小巷的兩邊都是工廠削立的牆壁，牆壁上東一個小洞，西一個小洞。路上積滿着空罐頭，磚片，紙條，破鞋，破馬桶蓋，蛋殼，柑皮，甘蔗渣，及其它種種汙穢的東西。九斤輒輒哀叫着。長七公公尖利，微弱的嗽聲更常聽見。

走了半晌，謝天謝地呀，才走完了這條黑暗，泥濘的小巷。現在他們走上陋劣的，極黑暗的中山街了。

這條狹街有個極驚人的特徵：街的兩邊都是些離地面不到四尺的“地下室”，房子的半截埋在陰濕的地中。街前街後，屋左屋右都是巍大的灰色的建築物，溫暖，慈惠的太陽永遠不會照到這條上海八九萬勞働者所住的街道。這條街泥濘湫隘，窟窿極多，東一窟泥水，西一堆糞尿，并且又是黑暗得像深夜一般。

這些剛從美麗的，溫柔的故鄉逃難出來的“新客”幾乎完全嚇呆，他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街道，連做夢亦未曾做過。雖則現在已經是深秋了，這條街上却很可奇地有一種汗味夾着別種的臭味蒸發着。媽媽幾乎失望得要哭出來。不，我們所要住的并不是這樣子的街道，這簡直是第十九層地獄吧。丈夫雄偉的輪廓在濃黑中按着一定的步態起伏地

走着。是嘍，只要他回過頭來就好——嘿！都是這樣單調的小房子嗎？比牛廐還要糟呀。——為什麼他不回一回頭呢？簡直是無情的，唔，太殘酷了，路又這樣地難走……

這些新客在黑暗中困苦地走了半個鐘頭，簷上冰冷的雨水每每滴在他們的頭上。并且又沒街燈。這麼長的街道沒半支街燈嗎？新來的人亦許會驚奇地問。這個問題未回答以前，我們最好再問一聲：為什麼工人日夜當做十四點鐘的工作，而廠主却極奢侈地逛窯子，又麻雀……

再過半點鐘後，他們到他們的新家了。他們異常地疲倦，只得坐在包袱上休息休息。可憐的九斤將食指拔出來叫餓。母親解開一個小包袱，在黑暗中摸出兩塊小餅。

——簡直是豬廐呀！

年輕的母親埋怨地說。

房子裏滿牆滿壁都是蜘蛛網，地板非常地潮

濕。裏面充滿着一種腐霉的臭味。牆壁上有許多小破洞，大風響亮地鑽出鑽入。屋椽屋桷都突出來。要進來的人們都當先低一低頭。壁上蓋滿着二分多厚的煤煙和灰塵。極黑暗。

——媽媽，這裏有鬼呀！

九斤咬緊着指頭，緊挨在母親身邊。

——咱們現在沒錢——

不安的柳興剛說一半，被妻子麗姑顛着聲音截住：

——比死還苦哩！

靠在壁角裏的老祖父長七公公經過一次劇烈的咳嗽以後，趕快接上去道：

——孩子們，咱們將就將就吧！

接着又是一陣咳嗽，嗽聲在屋內迴響着。屋內又空虛又黑暗，他們沉默着。門邊有個小玻璃窗，對面房子的燈火閒散地爬進窗來。妻子麗姑的面孔蒼白。

過，剎兒，爛頭王二哥和他的母親王嬌婆拿燭火與夜飯來了。雖則燭光很低微，飯菜很難入口，但是主人慇懃的情意却是極難得的。

九斤已經在壁角裏縮做一團甜睡着了。夜是寒凍與沉默。他們的客人亦已回去了。洞破穿進來的風吹曳着低弱的燭火，風吹曳着秋深的煩惱與悲哀。

——明天我就去拉車。

疲倦的柳興揮舞着他的粗大的手臂，捏緊着雙拳，表示他的鐵般的堅決。

——我亦去。

沉默好久的長七公公將舊烟斗望地下猛力一摔。

——我亦找些工做吧。

麗姑望着搖曳的燭火輕輕地說。

——不，不，你太嫩弱，事事都歸我——

——不能呀，興哥，這樣我們活不下去，活不

下去。

年輕的麗姑投在丈夫的身上，嚶嚶地哭，嚶嚶地哭起來了……

兩點鐘後，這些長途跋涉的新客都已睡着了。都市睡了。四周都異常地黑暗，空虛，寂靜。但是尖利的風却不住地從破洞鑽進來。麗姑不能睡去，雖則她異常疲倦，風吹着泥沙打着玻璃窗，淅瀝淅瀝像雨滴似的響着。

她走到窗邊，移動着她那空虛的，憂鬱的黑眼望着寂靜的窗外，沿街昏黑，只是對面房子還有光亮。對面窗上常常有個青年樣子模糊的人形移動着。很顯然的，他是在散步，他的鞋音隱約可以聽見。

這樣夜深還有人在散步嗎？在這貧民窟裏？麗姑有點驚奇地想着。但是整日奔波的疲倦早已啣住了她，使她不得不躺下身去睡。

對面房子裏忽然有人礫礫地笑。

二

冬天挾着紅色的咒詛，刺骨的冷風寒雨，冰冷的白雪來了！餓死與凍死的哀叫在這蕭索的長春街上更常聽見。日子愈來愈陰暗。街上積着一寸高的汗水，赤着足在街上玩的孩子們漸漸稀少了。

一個安息日陰霾寂靜的薄暮，麗姑拖着滿心的悲哀與六日日夜勞働的辛苦走回家去。在故鄉的時候，生活雖則并不是怎樣地舒適；但是却亦自自由由；春曉的播種，熱夏的鋤草，秋暮的收割，冬夜的圍爐，那一處不是閃耀着青春的欣樂與前程的光明；丈夫的溫存，兒子的撒嬌，社戲的熱鬧，明湖的採蓮，想起來多麼可愛呀……

嘿，風多麼冷呀，小心，又是一個水窟。想到公公的失業……是啦，像他這樣大年紀的人還是休息休息才對哩。但是房租，飯錢，地租，了不得。生活這樣困難真是沒有法子呀。現在他大約又呆坐

在階上抽他的烟吧，什麼王(工)部局啦，亦管什麼人家年紀太大不好推小車啦，……

嘿，這是什麼？一點點，一點點，冰冷冷的，嘿，是雪呀！一下雪，興哥在外面拖車更苦了，還有九斤兒在街上賣香瓜子，對嘍 趕快回家才好哩，看看他們回來沒有。噢，人家在賣花炮，年糕過年呀，真是羨慕得要命哩，那一隻肥鴨，真是肥滾滾啦。又有豬蹄啦，冬筍啦，還有煤炭，一定是豫備圍爐，想起來真想大哭一陣……

不錯，後天就沒飯燒了。了不得——唔，在故鄉的時候，那一時會愁沒白閃閃的大米燒呢？這時又是鬼魚肥的時期，還有極香的麥酒，羊肉鬆……

對嘍，那時的柳興真是鐵打的大漢，面孔喫得紅滾滾，肩膀闊張，扛水趕牛，犁田插秧 那一件幹不來；眼睛從來不會低下來的，尤其是女人，他最看輕。

——喂，柳大，稻香村的番茄姑不錯呀。只需

看她那對黑溜溜的——

他的同伴每每這樣地對他說。

——哼，什麼東西，女人最沒用處！

有時社裏給關帝爺做壽，從城裏請來些頂刮刮的戲班子。

——喂，六月雪那個花旦不錯呀，

——據說是梅蘭芳的高足。

——不，不，還是四郎探母那個才是才藝雙全 柳大你以為怎樣？

——喂，我還是最歡喜長板坡的趙子龍。女人是什——

尤其是“月夜的探蓮會”，在那涼風習習，波平如鏡的湖上，林梢的新月放射着低柔的光輝，湖上的白蓮像處女般的純潔，迷人的，桃紅色的少女的春歌在羣星繁耀的空中激蕩低咽，青春的熱情在年輕男女的燃燒着的眼睛中跳躍，誰不會跟着那夢般潮濕的溫暖的夜霧去求愛呢？但是柳興却是